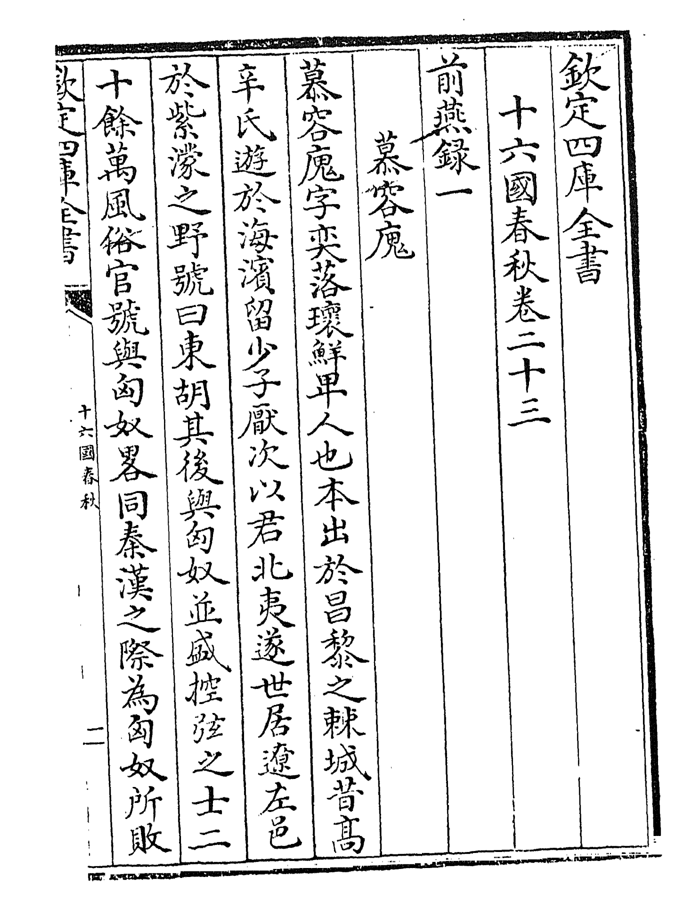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前燕録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猒次以君北夷遂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

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乾歸述異記作乾雛見神著金銀襦鎧乗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曽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自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揺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髪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全柳城之勲進

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即以慕容為姓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為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一作幘簪遺之以結殷勤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一作刪篡立將謀殺廆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乃走匿於遼東徐郁家

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
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
文鮮卑素有隙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
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戰於肥
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太康六年又率
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
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太康七年廆寇遼東故扶餘王
依慮子依羅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

龕龍遣督護（一作郵）賈沈將兵救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廆每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餘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乞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

容何為哉龕龍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氏鮮卑
段氏部落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并吞之計因為寇掠往
來不絶廆卑辭厚幣以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
廆生皝仁晧元康四年廆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
山後又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所謂紫蒙之邑也復
移居之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
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
初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寇邊雲

別帥素怒延一無怒字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怒延恥之復率衆十萬圍廆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廆曰素怒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馬出擊素怒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廆署為建威將軍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初廆自

稱鮮卑大單于時魏昭帝名禄官卒弟穆帝名猗盧總攝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為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廆通好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龎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渤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東夷校尉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流亡歸

廆者日月相繼廆給廩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庶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以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大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

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霸王之基也一云鴻漸終可以之始也
得志於諸侯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
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
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平陽王
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
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廆復遣翰攻段疾陸眷
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兵而還翰因鎮徒河壁青山時
兩京傾覆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

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虚懷引撫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黄泓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羡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抽子裕竝典機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説統帥其

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建興中王浚為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廆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兾州人為兾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

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強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固辭公爵不受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長史裴嶷言於廆曰晉室微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任諸部

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廆封嵒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民多歸於廆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意廆拘留之乃隂結高句驪及宇文氏叚國氏等謀滅廆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廆曰彼信崔毖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守以待

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携貳一則
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
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
使獨以牛酒犒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
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
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率衆數十萬逼
城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謂廆曰
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

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内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自沮矣廆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犄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遂分遣數千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

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𢈔出兵大戰𢈔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鋭為前鋒自將大兵繼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設備見𢈔兵至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衝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振擾不知所為遂大敗之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

崔毖聞之懼廆之仇已使兄子燾一作濤詣棘城偽賀廆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驪悉降其衆廆以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宮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寇掠遼東廆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徙崔燾高

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篤不就廆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驪數寇遼東廆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三年春三月裴嶷至自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俊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千户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廆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侍中單于並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丹書鐵劵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别駕楊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以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夙德清望請為賓友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命皝與國胄束脩受業廆

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從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恵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世子皝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及名馬寶物而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廆以長史裴嶷為遼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廆邑五千戸重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於建

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一作龜官爵使之擊廆廆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段國為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仁於伯林仁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衆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敗之乞得歸棄軍走皝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歸敗其東部大人

逸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為主冬十一月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廆侍中位特進餘悉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廆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主劉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石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羌酋姜聰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庬之庶兄吐谷渾子也延死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庬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庬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為

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訢等議以龐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别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龐官爵叅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祭乎龐不悦出恒為新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

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
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
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
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
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倡禍
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
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
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仗葉公

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夫屬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

克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畧耶將吕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逆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彪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

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兖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虎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宣虎使者遭風没海虎復更寫前箋并齎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

湣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玁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授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涖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創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寢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

舟載路馬不税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絶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土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
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
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
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
計侃答廆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
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復答抽等書其畧曰
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
伐段國北壁塞外遠綏索頭荒服獻款惟北部未賓屢

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一作官）摧勒然忠義竭誠見於辭表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廆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晉帝紀作乙未）廆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皝為燕王追諡武宣王

及僞僭號改諡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前燕錄二

慕容皝上

慕容皝字元真小字萬年廆第三子單于妃段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

伐累立奇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月廆卒皝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自立至是皝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初嗣位用法嚴

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至是並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者東據平郭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又以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弟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等討之仁盡衆拒戰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

仁司馬遂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仁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為平州别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攻鮮卑木堤於白狼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段遼遣兵寇徒河皝别

将張萌逆擊敗之遼復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柳城柳城都尉石琮與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圍守二旬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

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月
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東晉成帝
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
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
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為仁所留
冬十一月皝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
請降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龎鑒單
騎遁走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署居就令

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封奕為之秋七月立子儁為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襲擊宇文别部涉奕干一作涉夜干大獲而還涉奕干率騎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遣齊等

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

拜朝命

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乗海討仁襲其不意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陵下同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乗此而克之乎吾計决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為仁

所註誤者遼東遂平皝引而還因遣使上表於晉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為蘭聲援皝率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

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右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兠山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襲寇抄奕夾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九月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楊景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於侍中顧和云今致繡靴一緉復致書於大司馬桓溫溫答皝書曰承將軍厲

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冬十月使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歸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折衝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夏四月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與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

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日百姓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從羣議一作上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備羣司以封奕為相國韓壽

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詖劉瞻一作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自餘文武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廆為武宣王母段氏為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請盡師國中之衆會之

幷以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石虎大悅厚加慰荅辭其質遣還期以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甦遣都尉趙槃如趙請聽師期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中郎帥舟師十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甦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蘭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餘戶及畜産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拜甦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

戶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王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䟦之不會師先攻段遼而自專其利率衆來伐䟦聞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燕人振恐䟦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强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䟦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六城皆叛應之冀陽流

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降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一作永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內應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次棘城皝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強穀足不可復

敵竊謂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䟫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大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䟫問計於相

國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强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趙兵四面蟻附圍守旬餘左右或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遣子蕩寇將軍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霸奔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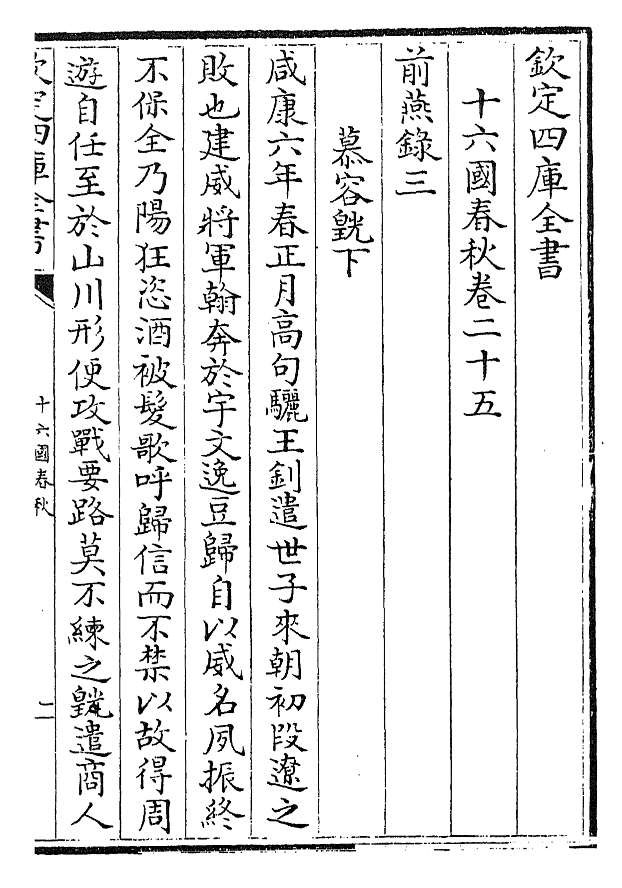
封抽宋就游泓斧高句驪就賞鞠彭孫泳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長史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築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就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為秋司馬就自率諸軍迎遼遼密與就謀覆趙軍就遣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走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待遼以上

賔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鮮于亮為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恪折衝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泥襲趙遼西斬趙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將軍石城入寇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什翼犍遣使求婚皝以其妹與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蕩寇將軍

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别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前燕録三

慕容皝下

咸康六年春正月高句驪王釗遣世子來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將軍翰奔於宇文逸豆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以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

王車隂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皝大悦賜遇甚厚秋八月皝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一作祥下同叅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氷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皆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掟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

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内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攘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轍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

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當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禄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台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

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
懸邈又國之戚暱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
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
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
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
處焦爛之後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
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違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内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内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勲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嘗

忽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虛已好善天下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

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九月虢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虢親率驍騎二萬出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一作西字福地也使唐國内史陽裕等築龍城構門闕宫殿廟園廟園一作宗廟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時棘城黑石谷黑石谷三字一作里字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皝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

胄有一人能攘臂操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

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婺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為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

容鎮軍異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皝又書與庾冰責其兄弟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見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

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時庾翼荅書與皝云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襠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悕一作希持節拜皝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

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棘城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

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皝以翔為東
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
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九月皝以
悋為渡遼將軍鎮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
繼者及悋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寇冬十二月皝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八年夏六月石虎率衆來伐皝大破之秋七月丁

卯鈋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崩出鐵䥽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鈋言狀以是日到鈋曰經始營殿鐵䥽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爵關内侯冬十月鈋還都龍城大赦境内十一月鈋親帥勁卒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翰及平狄將軍霸為前鋒别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鈋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弟武統精鋭五萬拒北道躬率羸兵以防南陜翰等先

至與釗戰於木底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衆因而乘之句驪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軍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

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釗從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稱臣於甝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守文逸

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伐諸將爭欲擊之甝不許渾以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

俘其衆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皝皝使納馬千疋為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等無所見而還冬十月皝躬廵郡縣勸課農桑復大起龍城宫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皝遂親帥騎二萬伐之以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竝進逸

豆歸遣驍將南羅大涉奕干紀事本末作涉夜干將精兵拒翰皝遣人馳謂翰曰奕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内精鋭以屬涉奕干奕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奕干之為人徒有虚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戰翰自出衝陣奕干出應之霸從旁邀擊遂斬奕干宇文士卒見奕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

由是散亡鮮悉收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泚奕干所居城為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皝伐逸豆歸石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皝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為變乃賜翰死詳具翰傳二月昭

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尹農率衆寇凡城不克而去秋七月皝遣使奉聘求交婚於魏昭成許之九月以烈帝韓翳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皝以牧牛給貧家使佃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有牛而無地者亦佃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

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畆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歯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歳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索千

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以殷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推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萬户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産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

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南指之日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

所從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户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為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一作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

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寛明思言若渴故人
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立竭忠獻
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
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
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
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趨越必不得其所志矣
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
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

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覽乃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孫賈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

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
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
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並
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
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
允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
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禄夫人臣闗言於人
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

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孫之無大量也可悉
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
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孫過失者不
拘貴賤勿有所諱鋹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
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
黒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鋹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
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觧角而去鋹大悦還宫
赦其境内殊死已下號所居新宫曰和龍宫立龍翔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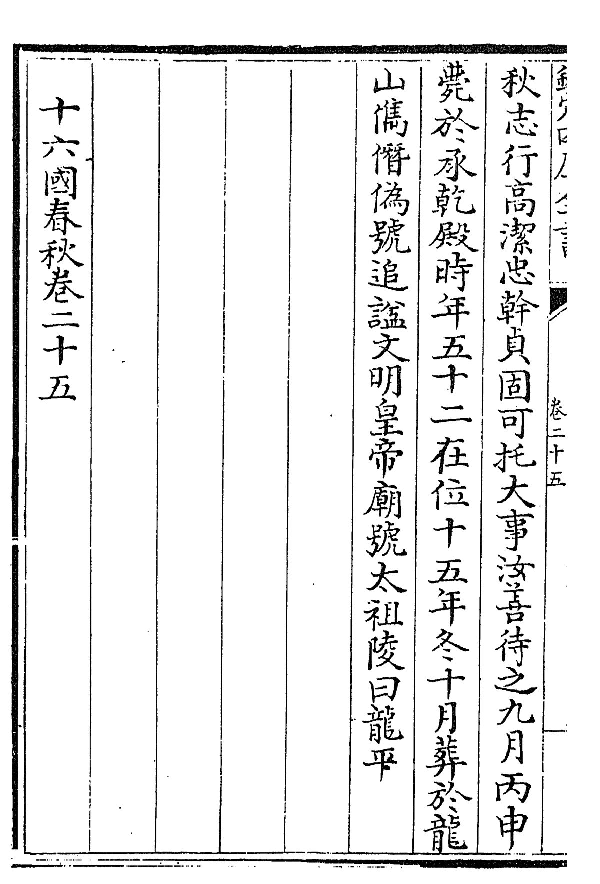
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冑子冬十月皝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拔南蘇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為攻取之計畏霸終不敢犯

十三年皝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輿根三

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僞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
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皝署玄為
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
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皝為安北大將軍餘
悉如故冬十月饗羣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該一作詼性
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皝以久旱丐百姓
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為興集縣河間

郡為寧集縣廣平魏郡為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為育黎縣吳郡為吳縣前數郡字一作人字悉隸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鋭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麾鋭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鋭復見白兎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宫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儁屬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



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於承乾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儁僭僞號追謚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前燕錄四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皝之第二子也母段氏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

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為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為燕王以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十一年晉拜使持節鎮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一作交為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為郎中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石

虎死趙魏大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於儁曰石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為

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觧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

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詣鄴都宜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黄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隂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

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騖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冬十二月儁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驪王釗送前東夷護軍

宋晃於儁儁赦之更名曰活拜為中尉

二年春二月儁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根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三道竝進伐趙以恪及鮮于亮為前鋒命輕車將軍慕輿埿槎山開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内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

樂北平兵糧與儁會於臨渠三月進次無終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以數千人守薊乙巳儁攻陷薊城執他斬之儁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衆莫為用乃率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别駕棄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

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續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主續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儁以弟宜為代郡城郎孫泳為廣寗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侯釐慕

輿句㬫劃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青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鋭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卧臣等自爲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

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寧上谷二郡民於徐無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狥冀州取章武河間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為章武太守恪為河間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留諸將守之還至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主石祗危迫

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仲亦遣使來告儁以悅綰為禦難將軍帥兵三萬往會之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寗常煒來聘儁引之觀下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簒逆有何祥應而敢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王黄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之業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苟

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況彔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金為巳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畧無孑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佞之徒欲借奇炫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

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石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還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剪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恵速

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彼不憚殺身以狥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隣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柰何焞曰吾自結髮已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處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怒乃囚焞於龍城儁遂還薊三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

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為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僞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絶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

可不盡所懷冉閔秉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鞍因挾之而

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閑至渤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釣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笛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可白紙為疏秋八月儁遣恪畧地中山評攻王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谷侯龕固守不下留左將軍彪攻之恪南狥常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

守遼西李邽舉郡來降悋厚撫之將邽還遂圍中山侯龕出降拜為中尉悋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評逆擊斬之悦綰還自襄國儁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敇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

興為中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逄釣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釣復來奔庫傉官偉帥部衆自上黨來降十二月儁如龍城丁零翟鼠率其所部來降儁封鼠歸義王是歲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唏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

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儁還薊稍從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及車騎將軍張温切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泒水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廉臺與閔十戰恪

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廵陳諭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為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俟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輕鋭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一作中軍吾今貫甲

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於薊己卯閔至薊儁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帝耶閔曰天下大亂汝曹凶類禽獸不馴尚欲篡逆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也儁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髙開被創而卒恪屯軍滹一作呼沱閔將蘇彦遣其將金光帥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彦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

與弟思聰舉城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閉城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評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大悅告於䖍廟鸞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晃章

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

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烏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

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鋭

卒五千出城挑戰儁遣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

餘級幹單騎還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

十人勸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髪左袵

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之

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儁如常山王午聞魏敗時

御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秋八月戊辰儁遣恪及封奕陽騖討午於魯口進兵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恪等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將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評等送冉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并乘輿服御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以評為司州刺史鎮

鄴冬十月丁卯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來降儁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歴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儁遣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部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共上尊號儁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

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恪為侍中左長史陽騖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為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戊辰僭即皇帝位於正陽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建元元璽國號大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適遣使詣儁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

已為天子矣乃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隷校尉官建留臺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

乾隆御覽之寶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